

轻盈的气息与沉重的命运

周春梅

一个女人怎么样才算是美丽的?

这个似乎有些无聊的问题,标准当然各有不同。俄罗斯小说家蒲宁在《轻盈的气息》中,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。他借主人公奥利娅之口,道出一个关键:轻盈的气息。

奥利娅是一位十五岁的少女。她的女友们精心地梳理头发,讲究衣着和仪态,但她却毫不在乎这些。她的娴雅、时髦、玲珑,还有顾盼生辉的眼波,似乎是不知不觉跑到她身上去的。她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,都如此轻盈优美,令人倾倒,有难以言说的、致命的吸引力。挽着好友在校园里散步时,她说在爸爸的一本古书里看到,一个女人的美要有这么几条:沸腾的焦油一般的黑眼珠,夜一般乌黑的睫毛,泛出柔和红晕的面颊,纤小的脚,颜色跟贝壳一样的膝盖,一对削肩膀……但是最主要的却不是这些,而是轻盈的气

息!而她恰恰有这样的气息:“你听,我是怎么呼吸的——对吗,是这样的吗?”

如果把上述情景拍成电影,要选一位什么样的少女,才能有那样“轻盈的气息”,而且能在镜头前把这样微妙的美表现出来?大概只有曹植笔下“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”的洛神,或屈原笔下“若有人兮山之阿,被薛荔兮带女萝”的山鬼,才有这样的轻盈与优美吧。

这样的上天赐予、超凡脱俗的美,的确非人世所有。蒲宁的小说中,“美与死”总是同时出场。他给奥利娅安排的结局,也是一个意外的死亡事件。有评论者指出,奥利娅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,但却看不到这美背后的复杂与丑恶。她不知道,大河平静美丽的外表之下,常常隐藏着足以致人死命的暗礁和湍流。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是一种悲剧,但是如果拥有的是一双只能发现

美的眼睛,那无疑将是更大的悲剧。奥利娅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:上帝给了她一双只能发现美的眼睛。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也是蒲宁本人的悲剧,因为作为一名作家,蒲宁并不生活在现实世界中。

如果拥有了奥利娅的美,又拥有了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,该如何避免悲剧呢?如评论者所说,应当也能在美背后看到复杂与丑恶,看到致命的暗礁和湍流。更进一步,当如鲁迅所说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,奋然而前行。

关键是,这样的“真的勇士”,还能有“轻盈的气息”吗?恐怕只有有冷峻的面容、沉重的呼吸了。而且,真的勇士们面对的依然是悲剧,当然这悲剧已超越了个人的悲喜情仇。他们依然要面对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,面对与无物之阵作战的虚无,但他们用“知其不可而

为之”的执著、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探寻,将西西弗斯的徒劳,变成攀登的充实甚至幸福。他们的悲剧中奏响的,已不是自伤自悼的葬花吟,而是与命运搏击的交响曲。轻盈或勇猛,本身与悲剧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。奥利娅的悲剧实质,也不在于她不能看到复杂和丑恶,而在于丑恶本身。

回到最初的问题,我们会发现,让自己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,取悦于他人或自己,这对“真的勇士”来说,是无足轻重的。鲁迅眼中“常常微笑着,态度很温和”的刘和珍,鲁迅敬重地称之为“不是‘苟活到现在的我’的学生,而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”,她和她们所关心的,大概不是轻盈的气息,而是国家与民族沉重的命运。有刘和珍们沉重的呼吸,才能让奥利娅们轻盈的气息,“在世界上,在白云朵朵的天空中,在料峭的春风中飘荡”。

『鸟中大熊猫』黑鹳

程粹

黑鹳是鸬形目、鸬科、鸬属、黑鹳种的一种大型涉禽。在国外黑鹳广泛分布于除了南美洲之外的世界各地。而在我国,它们一般在天山、祁连山、阿尔泰山等地繁殖,最远可飞到缅甸越冬。

在野外,黑鹳独特的外形特征让它很好被人们识别。它们的上体羽毛黝黑并散发出紫色的金属光泽,胸腹部羽毛则是白色的。黑鹳的鸟喙长而直,并和一双又细又长的腿一样呈现出鲜艳的红色。

黑鹳常常把巢穴构筑在沼泽、湿地附近陡峭的悬崖或高大的树木顶端,以各种鱼类、两栖类、甲壳类和昆虫为食。从每年三月份开始,黑鹳便会陆续出现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些湖泊、河流、森林附近。

我国西北地区是栖息在我国的黑鹳们固有的繁殖场所。每年秋季,这些黑鹳们又会展翅高飞,消失在天空中。在过去,我们对黑鹳的迁徙路线几乎一无所知,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,又要到哪里去。

2022年,我国科学家给在甘肃张掖黑河湿地出生的两只黑鹳的亚成年个体,安装了卫星定位跟踪器。黑鹳的迁徙路线,才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

2022年10月19日,两只年轻的黑鹳从张掖出发,飞过祁连山,从青海、四川、云南一路前行最终抵达缅甸境内的越冬地。到了2023年4月23日,在越冬地生活了184天之后,其中一只编号HGP4816的黑鹳亚成体踏上了“回家”之路。26天之后,这只黑鹳再次飞回了甘肃张掖境内。从它们南迁开始,到HGP4816号黑鹳北归回到张掖,总共历时210天左右。但遗憾的是,另一只黑鹳亚成年体却永远地消失在迁徙的途中。专家们猜测它可能是遇到了恶劣天气,也可能是遇到了捕杀,但基本可以肯定已经遭遇不测。

成年黑鹳的体型相对较大,体长在1米左右,体重也在5千克上下。它们的巢穴也十分庞大,外径一般可以超过1.5米,内径也在60厘米左右。黑鹳夫妇养育幼崽十分辛苦。它们属于晚成鸟类,幼鸟要70天左右才能勉强飞行,75天左右才能跟随成鸟去觅食,100天之后虽然幼鸟们不再归巢,但仍然会跟随成鸟活动。

据推测,在我国境内大约有1000只左右的黑鹳栖息。因此,它们也被称为“鸟中大熊猫”。目前,黑鹳已经被列为了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



暗处

徐悟理

我常去图书馆借书,有几排书架上的灯坏了,书脊上的书名不太容易看清楚,因此去那几排书架前借书的人很少。我一开始还会过去看看,后来也不去了,图书馆里有很多书,根本借不

过来,去不去那几排无关紧要。酒香也怕巷子深,书好也怕位置差。金子若想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来,一定要放在明亮之处,如能给它追下光,那就更好了。人何尝不是如此?

炕桌

老石头

传统农耕时期,炕桌是北方地区农人居家过日子必备的家具。我家那张炕桌和普通桌子形状一样,板材是老榆木的,整个桌子都是榫卯结构,桌面呈暗黄色,油光锃亮,应是一层桐油的缘故。

家乡冬季寒冷,大多数庄户人家都盘着火炕,火炕连接着灶台,取暖做饭成了一体。而炕桌,正是与火炕配套的实用小家具。从深秋到隆冬,再到年初春这一漫长的时期,家家户户为了御寒,都是在炕上吃饭的。过了立夏,吃中午饭时炕桌就被转移到堂屋了。

晚饭为了更凉爽,人们便把炕桌搬到院子里。

我上学以后,炕桌变成了我的书桌。一年四季,不管是在炕上、堂屋还是在院子里,它陪我度过了读书生涯。

炕桌像朋友,像伙伴,更像承载着历史、负重前行的前辈。它默默地陪着每一个大家庭走过春夏秋冬,一起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,携手走向繁荣兴旺。炕桌更像躬耕陇亩的憨厚农人,陪着那时的孩子们编织着一个个梦想,欣喜地看着他们走出乡村,步入城市,改变命运,走向成功。

追野兔与捉麻雀

杨银华

北方漫长的冬日里,除了拾柴禾、拾粪等季节劳作外,也有充满乐趣的事情,那就是追野兔与捉麻雀。

冬日乡下的村外一片空旷,视野开阔。大面积的麦田里,枯萎的麦苗蛰伏在地表,刚好成为野兔冬日觅食活动的场所。百无聊赖的冬日里,三五成群的小伙伴们有时会到村外去玩耍,并幻

想着能通过巧遇追到一只野兔。但多数情况是遇上过、追逐过、累得气喘吁吁却很少追到过。如今想来,更像是冬天假日里的体育锻炼。

当然,我们也有能追着野兔的时候,但得具备气候与地理条件,那就是下大雪后的原野。因为大雪封地后,洞中的野兔要出来觅食,但兔子腿短很容易陷入雪中。这时野兔便失去了“一溜烟”的快跑优势,易于被“大长腿”的人追上捕获。

某短视频平台上,一位培训机构的主播拿韩愈做榜样:韩愈从20岁左右就开始参加“国考”,直到三十多岁才“上岸”……该主播的用意很明显:若是像韩愈一样坚持考下去就一定成功。

韩愈非常有才华。少年时,他写的诗文就已被朝廷官员传颂。屡试不第后,他三次上书当朝宰相质疑考试制度,可谓胆识过人。第四次考试金榜题名后,有旷世

不可复制

鞠志杰

之才的韩愈终成一代大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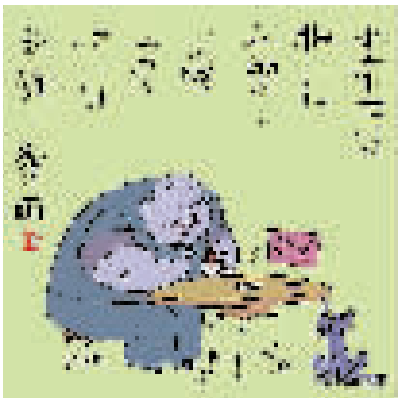
成功者的奋进精神可以学习,但成长模式却不能照搬照抄,因为他们的才华,是无法模仿和复制的。如果自身才学和底蕴不够,还要一条道走到黑,那么这种坚持可能会成为执拗。

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复制,努力做个独一无二的自己,要比一味地模仿他人更有意义。

百草园

朱森林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小腹三层非一日之馋。



个不体恤兵卒下人的将领,看来他离打败仗也不远了。

西汉大将李广爱兵如子,领兵作战时如果缺水,“士卒不尽饮,广不近水”;若是缺粮,“士卒不进食,广不尝食”。大将自然热得很,热就罢了,还卖乖,故作姿态地抱怨

“天气不正”。兵卒则站在寒风里伺候着,身上战衣如果再单薄一些,其冷可知,于是跪禀大帅:“我们站的地儿,天气可正了呢!”

这个故事有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味道,豪门贵族日日觥筹交错,吃得脑满肠肥,却不断抱怨“三高”,而穷人则在富人的声声抱怨中冻毙于路野。

人间冷暖,并不均衡,热的热死,冷的冷死,其实无关天气,只关乎人心。似此发出“天气不正”论的阉帅,一定是一个不体恤兵卒下人的将领,看来他离打败仗也不远了。

阉帅与李广的领导风格,对现代组织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。“领导”的本意是指“带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”,阉帅这样的领导,没有同理心,只知独自享受,不顾他人死活,根本就不配做领导。领导者就应该像李广那样,与团队成员同甘共苦、身先士卒、尊重和关心每一个团队成员。也只有这样的领导,才能真正打造出团结、高效、有战斗力的团队。

不正

高自发

星期文库

冬日生活纪实之五